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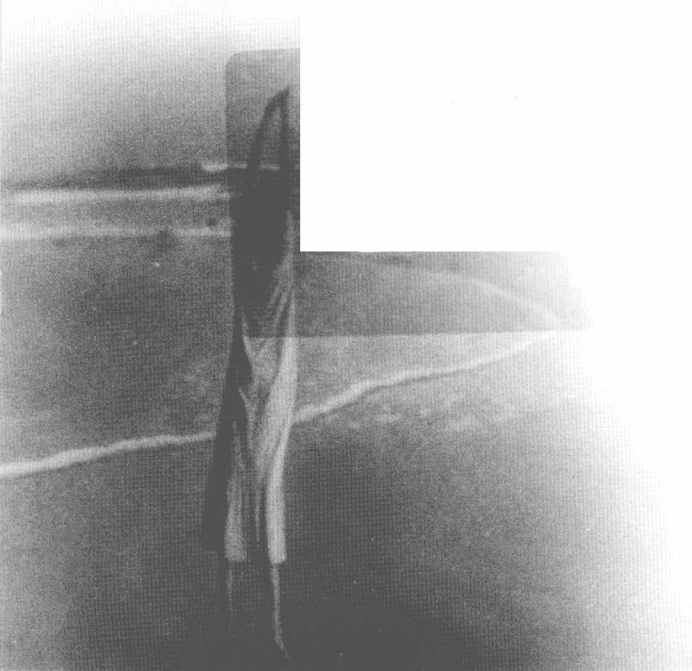


爱总是错位 *Love*

胡真铭 著

爱总是错位 *Love*

胡真铭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总是错位/ 胡真铭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741-680-7

I. 爱… II. 胡…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272 号

爱总是错位

著 者 / 胡真铭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张 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 千

印 张 / 6.625

印 数 / 4 300

ISBN 978-7-80741-680-7

定 价 / 19.00 元

目 录

蟋蟀王	/ 1
爱总是错位	/ 13
情色之火	/ 55
阿三	/ 92
日落	/ 103
咸菜	/ 147
钓鱼王	/ 186
后记	/ 203

蟋 蟀 王

大凡上了年纪的人，总有那么一两个嗜好，或养鸟种花，或下棋习字，或垂钓打猎，或出门远足，或聚首在四方桌旁玩扑克牌，或相会于茶馆店里纵论古今之事……凡此种种，无非是想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身心松弛一下，以求过个安逸的晚年。

我在这里要说的王老头，其嗜好并不在上面开出的清单里面。那么他的嗜好一定非常特别，也不见得。他喜欢养蟋蟀。我想一般的老头都喜爱那勇猛的小斗士，只是苦于无处求得佳品，因此只能作罢。养蟋蟀看起来很容易，但要养好蟋蟀并非是件易事。我们的王老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专家了，远近这一带，几乎无人不知晓他的大名，因为在每年的蟋蟀季节里，蟋蟀王几乎都出自他的盆里。奇怪的是，没人看见过他外出抓蟋蟀；更为奇怪的是，当今的蟋蟀王究竟是何等模样极少有人知道，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瞧见过。尽管如此，大家

还是认为蟋蟀王必定养在他的盆里。

他家住的是自建的私房，为了让蟋蟀有个安静的环境，他特地在正房后面盖了一间小屋，专放蟋蟀盆。每天早晨起床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后面的小屋里坐上一个钟点，然后出来吃早饭。

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结交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可王老头生性孤僻，从不愿意多结交一个朋友。他养蟋蟀，只是为了给自己观赏，别人想要瞧瞧，只有想办法抓一个凶猛的去跟他的斗，而他并不是一概拿最好的蟋蟀出来斗的。他先要瞧瞧对方蟋蟀的模样，然后才做决定，而能够跟他的蟋蟀王较量的，没有几个，有些年头根本就没有。

在一般情况下，他的蟋蟀通常能养到小寒以后……

他除了自己养，还喜欢看别人斗蟋蟀。早饭以后，他总要到那几个经常斗蟋蟀的地方溜达；但是在众多的蟋蟀中，很少有被他点头的。可这一次，他意外地看见了一头特别大又特别勇猛的蟋蟀，这头足有三斟半的“黄麻头”已经连胜了五员战将，可屁股仍然没有比原先多撅出一点。他知道这是一头少见的珍品。饲养这头“黄麻头”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看他生疏的面孔好像不住在附近一带。他很知道现在的青年斗蟋蟀都讲究钞票来往，他厌恶这种把如此可爱的小勇士当赌博工具的行为。若是平时，他会不屑一顾地走掉，可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那“黄麻头”继续替主人干那种勾当了。待到人群散去之后，他跟那小青年搭上了话。

“你这头虫不错，哪里抓的？”

“昆山。”小青年爱理不理地说。

“我出个价，你把这头虫让给我怎么样？”

小青年正要用一块手帕去包那个天落盖，听到这句话，便停住了手。“多少？”他斜着眼瞧了瞧老头。

王老头沉思片刻，伸出一只手：“五十。”

小青年嘲弄般地笑了笑：“我想你是在开玩笑吧？”

王老头心想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满五十呢，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说：“那么翻个倍数。”

“我说老头，你先去打打听现在的行情再来谈价钱。”小青年说着，把蟋蟀盆包好，准备走路了。

这时一个本地人在他耳边附言了几句，他马上止住了脚步：“听说你也养蟋蟀，我们斗一下怎么样？”

王老头本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现在看来，要得到那头“黄麻头”，只有拿自己的蟋蟀去跟“黄麻头”斗了，不过他很清楚，就是家里最勇猛的蟋蟀，也未必赢得了它。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蟋蟀多半会输，这一点他确信无疑。但他也注意到，那“黄麻头”并没有被很好地饲养；而且那小青年只顾着五块十块地赌钱，不惜让“黄麻头”连斗五次。要是换了他，决不会在一天里斗两次，也不会让蟋蟀在路途中不停地颠簸。鉴于这些因素，他的那些饲养得很好的蟋蟀就不见得一定会输。

王老头同意了。接着，双方商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在王老头家斗蟋蟀。

这天早晨，王老头起床后例外地先吃了早饭，饭后他才钻进后面那间小屋，一直没有出来。直到外面有人叫他，他才拱着身体钻出了门洞。他站在门口，眯起眼睛打量着那几个小青年，显然，他的瞳孔一下子适应不了外面强烈的光线。他昂昂然地朝前跨出几步，那模样就像是去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

王老头看过小青年的蟋蟀之后，双方开始讲条件。那小青年一出口就是五十元。王老头同意了，而他提的条件是要对方把蟋蟀抓到他的盆里来。小青年大大地把王老头嘲弄了一番，他说他斗蟋蟀斗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么自私的对手。王老头断定对方从大老远赶来，一定不甘心就这么白跑一趟，于是便坚持己见。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小青年要王老头在原来的数目上增加十元，否则就拉倒。王老头则更为慷慨地说，如果他赢了，他只要对方的蟋蟀；如果输了，他将如数付钱。小青年咧咧嘴算是讲定了。

王老头很清楚，即使是再大再勇猛的蟋蟀，斗败了同样一钱不值，可他实在是要那个“黄麻头”。

王老头走进那间小屋，大约费了一刻钟光景，才小心翼翼地里面捧出一个青灰色的蟋蟀盆来。那小青年在蟋蟀行当里见的世面也算多了，可还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盆。老头的盆呈圆鼓状，质地细腻，工艺精湛，盆身鼓出的部分附着一条龙，那龙首尾相接，将整个盆围了起来，这种采用高浮雕制作的手法使得整条龙看上去就像活的一样。他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古时留下来的龙盆了，再看看自己的天落盖，他觉得这

个花了二十元钱买来的盆可以拿去给小孩子玩了。

小青年呆呆地瞧着那个龙盆，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于是说：“这样吧，你输了不要给钱了，就把这个盆抵钱吧。”

“讲好的条件不能反悔。要盆，以后再来。”

小青年愣了愣，心想真看不出这个瘦瘦的老头说起话来倒有点威势；等王老头将盆盖慢慢移开之后，盆里的蟋蟀又叫他吃了一惊。老头的蟋蟀通体蟹青色，而且油光闪亮。这头虫虽只有三斟左右，但体宽、头大、腿长，此时它正伸着长腿匍匐在盆的中央，不曾动一下，只是用两根长须向四周扫了一圈。一瞧这模样，就知道这是一头野性未退、勇猛无比的珍品；而那不曾有一丝一毫损伤的头须和尾枪，更给这头青虫平添了一种威武霸气的英姿。小青年暗暗称奇，他知道今天遇上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王老头也瞧了一下那头“黄麻头”，从翅膀后掀出的屁股上看，他知道这头虫给喂得饱了一点。要开斗这一天他决不喂食，这样让蟋蟀保持一点饥饿感，就能使它撕咬起来更加凶狠；喂饱了肚子会使蟋蟀增加体重，打斗起来转身势必就慢了。他通常是在上午给蟋蟀进食，只有要打斗时，他才在晚上喂它们，并且喂得饱饱的，经过一夜的消化，到了早上食物便转化成了能量，这样就会让它们精力倍增。一般人为图方便，常给蟋蟀喂些饭粒，可他从不喂它们谷类食物，而是抓鲜活的昆虫给它们吃，如蚱蜢、螳螂、蜻蜓，甚至野生蜜蜂。天冷后这些昆虫抓不到了，他就买黄鳝和虾喂它们。吃了这些营养丰

富的活饲料，难怪他的蟋蟀瞧上去都是精神抖擞，野性未退。

小青年在用网罩把“黄麻头”罩过去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手有些发抖。他斗蟋蟀斗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黄麻头”一落落在了青虫的后面。那青虫抖了抖头须，向前划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圈，可身体仍然没有动一下。“黄麻头”已在沙场上厮杀惯了，并且还未遇上过真正的对手，所以它腿一着地，就先昂昂然地顿了顿身体，摆出一副傲视一切的架势，随即再用头须向前搜索目标。青虫不等“黄麻头”逼近，就一个转身，将头对准了“黄麻头”。“黄麻头”顿了一下，张开了又阔又厚的黄牙，逼了上去。青虫终于也启开了牙齿，那是一副又细又长的紫牙，形状如两把尖尖的镰刀。小青年一看那副紫牙，不觉暗暗捏了一把汗，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牙齿。

两个头凑近了，青虫没动，是“黄麻头”冲了上去，四颗牙终于绞在了一起。青虫突然发力，一阵猛攻。“黄麻头”似乎没料到青虫会这么猛，连连朝后退着，但它到底体壮力大，那两条粗壮的腿很快就抵住了青虫的进攻。随后，它的大黄牙一绞力，便把青虫摔到了对面的盆壁上，发出很响的声音。青虫从盆壁上掉下来后，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似乎被这狠狠的一摔给摔闷了。那“黄麻头”不容青虫有喘气的机会，张着大牙就追了上来。青虫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便突然一个回马枪。两头蟋蟀又撞在了一处，双方牙齿绞着牙齿，都想利用蛮劲一

个发力把对手扳过来肚子朝天，再咬上一口，但是谁也没有扳动谁。这样僵持了五六秒钟，不料青虫抵住盆底脚爪一个打滑，被“黄麻头”连攻了几步，直到青虫脚爪抵在了盆壁上，才算顶住大虫的冲力。但“黄麻头”的冲劲并没有减弱，而此时青虫又无路可退，于是两头蟋蟀便人立般地竖了起来，抱在一起撕咬着，利用大腿的蹬力想把对方掀翻在地。两头蟋蟀从这边滚到那边，又撞在盆壁上弹回来，看的人一时分不清哪头是“黄麻头”，哪头是青虫了，直到它们再一次撞到盆壁上后才分开来。青虫脚一着地，立刻掉过头冲了上去。“黄麻头”虽然体大力猛，但迅捷程度及不上青虫，倘若它再稍稍迟缓那么一下，大腿就让青虫咬着了。这第三个回合，双方又拼力扭在了一起。那“黄麻头”想继续使用在第一回合里用过的花招，凭借牙齿的劲力把青虫摔出去。但青虫已经吸取了教训，它不断变换着牙齿的角度，使“黄麻头”很难咬到它的牙齿发力，同时它又以迅捷的动作从左到右频频向“黄麻头”猛攻，企图咬住对手一点什么，那两只抵在盆底的脚爪由于和盆底剧烈的摩擦而不断发出“嚓嚓”的响声。可“黄麻头”根本没让青虫讨得一点便宜。青虫在猛攻之下，到底还是把牙齿伸进了“黄麻头”那两条又阔又厚的黄牙中间。这四颗牙齿立刻就绞在了一起。“黄麻头”咬住青虫的紫牙一个发力，青虫便腾身朝外飞去，幸好它的一只脚爪钩住了盆沿，否则的话，它就被“黄麻头”摔到盆外去了。那“黄麻头”昂起头，得意地顿了顿身体，随即竖起翅膀连连叫了几声。按以往的惯例，被它这

么摔出盆去的对手必定丧失了战斗力，但今天这个对手非同一般。只见青虫一收大腿爬上盆沿，随即青蛙入水一般地朝“黄麻头”扑了下去。这一下“黄麻头”可吃亏了，它还没来得及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青虫那对利牙就狠狠地撞在了它的头颅上。它的一根头须瞬间就不见了，身体也因失去平衡而连连后退了几步。但它毕竟久经战阵，立刻就转入了反攻。这一回合的恶斗比之刚才那三回更加剧烈了。只见两个长身体一撞上就抱成一个圆球，从这边滚到那边，又从那边弹到这边。猛然，这两头蟋蟀同时被对方摔出了盆。那青虫脚一着地，就张着牙旋转了几圈寻找“黄麻头”，它没有找到，于是就向蟋蟀盆冲去，尖利的牙齿撞在盆上又弹了回来。它愣了一下，又冲上去咬蟋蟀盆。而在盆的另一边，“黄麻头”则如同木鸡一般地呆着，似乎被这一摔给摔闷了。

王老头颤巍巍地用网罩罩住青虫，小青年去罩“黄麻头”的手同样在发抖。两头蟋蟀被罩到盆里继续格斗。这时候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它们之间谁也不能再把对手摔到盆外去了，但它们仍旧想依靠两条腿的蹬力和一副牙的扳劲，把对手掀翻在地，至少要逼得对手朝后退。这第五个回合，虽不及前四回精彩，但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那四回。瞧双方牙齿咬着牙齿，在小小的盆里顶来顶去。有那么几秒钟，两头蟋蟀顶在一起不动了，此时要是谁稍稍松一下劲，那么就会铸成失败。也就在这时，四条腿一点一点将两个长身体支了起来，形成“人”字形的模样。终于，“黄麻头”凭着体壮力大压过

了青虫，它趁青虫向后倒的一刹那，一口咬住了青虫的大腿。等它松开牙再想去咬青虫的脖颈时，青虫一蹬腿跳了开去。这一下，青虫算是完了，它的那条大腿被咬得翘了起来无法着地，更糟的是，那副长牙由于在刚才的拼死绞杀中被咬掉了中间的舌头而无法并拢了。这意味着青虫丧失了战斗力。但是，蟋蟀的勇猛不仅在于有一副利牙和两条强有力的大腿，更重要的，是它不知道自己会失败。

那小青年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掏出香烟准备点火了，而王老头则快要把眼睛瞪裂了。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怀疑，“黄麻头”已经胜利在望。

“黄麻头”当然也很清楚那致命的一击所含的意义，它得意地叫了两声，又向青虫扑去。这时的青虫已经无法顶住“黄麻头”的进攻了，但它为了保护自己，还得用那副伤牙去迎战。于是，一头蟋蟀一个劲儿地猛追，另一头则一边用伤牙护住身体，一边一跛一跛地朝后退。有好几次，青虫被“黄麻头”顶在了盆壁上，要不是它转身转得快，“黄麻头”的牙齿恐怕就钳住它的脖子了。看来，这场恶斗已成定局。“黄麻头”见对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追击得更加凶猛了。青虫的抵抗渐渐不济事了，终于，它又被“黄麻头”顶在了盆壁上。“黄麻头”没让它来得及转身，就一口咬掉了它的一只前脚。青虫忍痛跳了开去。“黄麻头”一个转身又扑了过来。青虫由于少了一脚瘸了一腿，退却得更加慢了。“黄麻头”趁这当儿一口气连追了几下，终于把青虫撞翻在地，它没等对手翻过身来，扑上去就咬。

突然，这两头蟋蟀抱在一起跳了起来，落下后又横着向旁边跳去，最后跌落在盆壁边上不动了。“黄麻头”仍旧在上，青虫仍被压在下面。这是怎么回事？那小青年扔掉香烟仔细一瞧，却见自己的“黄麻头”正伸直两腿在嗦嗦抽筋。他慌忙用引草去拨，不料“黄麻头”直挺挺地从青虫身上滚下来，青虫则翻过身压在了“黄麻头”上面。这时候小青年才看见，青虫的一只细牙插在了“黄麻头”的咽喉里，另一只刺穿了它的眼睛。原来刚才“黄麻头”一扑咬了个空，却把自己的咽喉凑到了青虫的牙齿上。

青虫相当吃力地支起翅膀，却已经叫不出声音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王老头才缓缓地抬起头来，用呆涩的眼神向四周看了一眼，那几个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他又呆了一些时候，才盖上蟋蟀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朝小屋走去，那踉跄的步履让人很难相信他能够走到小屋门口。

在小屋里，他一直呆到吃午饭才出来。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光景，他背了一个小包，骑着脚踏车出去了。他骑了很远的路，最后在一片很荒凉的地方停下来。他用链子把脚踏车锁在路边的树干上，随即向黑暗深处走去。四周是一片蟋蟀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儿听听，那儿看看。有那么一两只蟋蟀的叫声，勾得他蹲了好一会儿，可是等那蟋蟀再叫过之后，他便站起身走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这一带所有的地方，连农家的猪舍和田间的茅坑也没有漏过。可是整整一个夜里，他不曾拔过一根草，也没有挪动过一

块砖。

天刚放亮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头顶上沾满了露珠，裤脚管和帆布胶底鞋也叫草上的露水给打湿了。他扔下小包后，就一头钻进了后面的小屋里。

他坐在一张矮凳上，两眼发直地盯着蟋蟀盆。那“黄麻头”仰面躺着，金黄色的肚子瘪了许多，两条大腿直挺挺地伸着，显出一副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样子。那青虫一瘸一拐地走着，它每走几步，总要抬起头来望一下主人，那神情真是凄惨到了极点。一滴老泪突然从王老头的眼眶里滚出来，滴落在蟋蟀盆里。那青虫立刻走了过去，凑上嘴去吸。原来昨天斗完蟋蟀，王老头忘了放小水罐了。此时青虫正渴得要命，可它的牙齿已经坏了，别说再打斗，就是吃东西的功能也丧失了。这样，它的头就一直凑在那滴老泪上，没有再抬起来。

王老头痛不忍睹，立刻避过头去。等他再别过头来的时候，青虫还趴在那滴眼泪上，一动不动。这一下，王老头再也控制不住了，两行老泪扑簌簌地从他的面颊上滚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不忍心再目睹这一幕惨景，于是拿来了两个装药丸的小瓶子，每个瓶里各装着大半瓶防腐药水。他先把“黄麻头”放进瓶里，再用两个手指捏住青虫的一根头须，小心翼翼地将它拎起来。他定定地向青虫看了最后一眼，算是告别，但要将它塞进瓶口并非是件易事。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手的颤抖，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青虫在瓶里乱蹬了几下，就再也不动了。

他将两个瓶子并排放在那个龙盆里，盖上盆盖，随后将这个在光绪年间制作的蟋蟀盆埋在小屋后面那棵老榆树的旁边。那一块地方是埋葬历代蟋蟀王的墓地。

他回到小屋里后，人就像瘫痪了一般。这时候，门外传来了吵嚷声。他艰难地站起身，走出去一看，原来是昨天那帮家伙。

“滚！都给我滚！”他瞪起布满血丝的眼睛叫道，这也是他今天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爱总是错位

—

这是八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下午。宿舍区里静悄悄的，职工们都在午睡。四周稻田里刚插下去的秧苗已经返青，那细嫩的叶子竖在水面上纹丝不动。只有附近林带里那些不知疲倦的知了在一个劲儿地叫着。

在连部简陋的会议室里，连队团支部正在开会。团支部四名成员中，管婕是唯一的女孩。身为书记的她这时候正说道：“‘双抢’已经结束，现在大家普遍感到生活单调乏味，缺少情趣。我想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段农闲时间搞些活动，来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

管婕的话音刚落，坐在她身旁的左荣接着说：“我看是不是组织几次义务劳动，以增强大家的集体观念？现在的人集